

一部被称为中国的《基度山伯爵》的力作

JIN SHOUZHI 周振天等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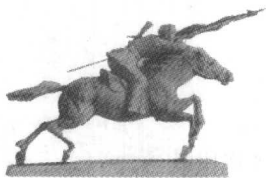
金手指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金手指

周振天 田卉群 丁卉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手指/周振天等著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2004.3

ISBN 7-5033-1703-5

I.金… II.周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122840号

书 名:金手指

作 者:周振天 田卉群 丁 卉

责任编辑:张 鹰

装帧设计:山水美源工作室

责任校对:刘晓京

出版发行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:100035

电 话:66531659

E-mail: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A5

字 数:569千字

印 张:18.5

插 页:1

印 数:1-10100

版 次:2004年3月第1版

印 次:200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7-5033-1703-5/I·1365

定 价:30.00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

JIN SHOUZHI

九死一生的唐青山以王爷的身份回到阔别已久的天津。

施佩珍与费青青母女倾心交谈。



孟亭亭在生日晚宴上感慨万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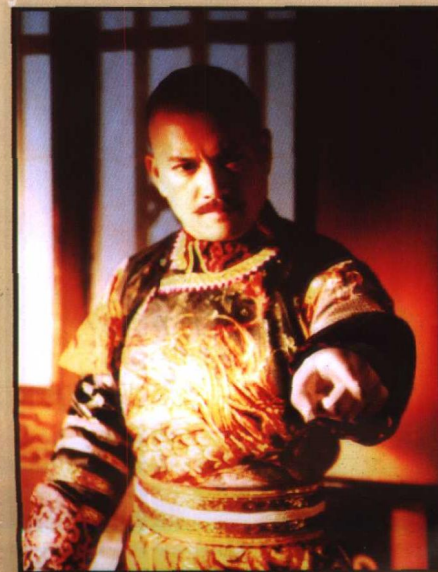
费永嘉在教费青青骑自行车。



施佩珍向费永嘉举起了手枪。



JIN SHOUZHI



● 民国时期的唐青山。

- 唐青山婚礼之时被抓走。
- 狱卒趁唐青山酒醉之时踩掉他的手指。
- 身陷囹圄的王爷在怒斥狱卒。

第一章

清朝末年的一天，京津之间的驿道上扬起阵阵烟尘。一个官差打扮的特使快马加鞭，向着天津方向飞奔而去。不多时，天津城已在眼前。这个时期的天津卫早已是热闹非凡的商埠，海河往东都是洋人的租界，老城区则是中国人集中居住的地方。老城区跟日本租界接壤的地方，有一家门上挂着“青山建筑木材有限公司”的牌匾。那宽敞的大门前人马出出进进，拉木头的、运板材的、前来洽谈生意的商贾、等待派活用工的苦力，吵吵嚷嚷，热热闹闹，一瞅就是个生意火爆财源茂盛的地方。

院子里，一群客户将公司经理唐青山的父亲唐天平团团围住，争先恐后地喊叫。

客户甲道：“唐老板，我们订的木头可一定交货呀！”

客户乙道：“我们那二十幢房子下个月一准交货呀！”

客户丙道：“我今天就交订金，银票都带来了！”

唐天平大声解释着：“各位，不论老主顾还是新主顾，只要签了合同的，交了订金的，我唐天平都保证按时交货！没订合同的，就请多多包涵，过后再说了，本公司实在是应酬不过来了。”

对面的茶楼里，日本洋行“佐藤株式会社”社长佐藤坐在窗前，眯着眼睛瞅着街对面被客户簇拥着走向大门的唐天平，脸色很难看。洋行买办包达钦坐在他对面，小心翼翼地瞧着日本主子。佐藤气愤地问：“包先生，亲眼看到人家的生意如此兴旺，你有什么感受呀？”

包达钦不敢吱声，佐藤更加恼火，恨恨地指着窗外说：“我们洋行的客户为什么都跑光了？赚的银子为什么越来越少？为什么让这样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公司出现在我的面前？为什么叫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国人把我的银子都赚进他的腰包里？包先生，你当经理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！”

包达钦尴尬地点头。佐藤接着说：“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的生意就要叫他们挤垮！这对大名鼎鼎的‘佐藤株式会社’简直是奇耻大辱！包先生，我给你的酬劳，可是当今你们国家里最高的，如果在一个月之内，你不能

叫这个什么青山公司从我的眼前消失,下个月,我就另请高明了!”

包达钦急了,忙说:“别,别,佐藤先生,我一定想办法叫您满意。”

这时,对面的唐天平走出院门对众客户喊:“诸位放心,再过半个月,我儿子唐青山亲自押着从南洋运木材的轮船就到塘沽港了,那船上可都是上等的好木材呀,到时候随你们挑!保管满意!”

茶楼里的佐藤自嘲地说:“听见了,再过半个月,唐青山那一船木材就运到天津了,你是等着人家把咱们赶尽杀绝呢,还是先下手为强?”

忽然,外面街上一阵骚乱,从北京跑来的送公文的特使快马掠过人群,人群纷纷闪避,有人小声议论:“哟,京里又出什么事了?这一个月,送信的官差大人来了好几趟了!”另有人回答:“哎,敢情又是要抓变法乱党了?自打老佛爷亲政,菜市口已经杀了好几拨了,是不是咱天津也要开杀戒了?”旁边有人小心地提醒着:“嘘,莫谈国事!”几个议论的人连忙噤声。

不多时,送公文的特使已来到了天津府衙门,他翻身下马,大声叫道:“圣旨到!”天津府的官员连忙迎出来。特使当堂宣读圣旨:“……谭嗣同等变法乱党分子虽已正法,但各地变法乱党余孽仍在蠢蠢欲动,天津乃变法乱党分子活动猖獗之地,为防止其余乱党死灰复燃,扰乱朝纲,尔等官员务必尽职尽责,严加搜捕、剿灭变法乱党分子,不得姑息养奸。钦此!”

大小官员跪在堂上领旨道:“老佛爷万岁。老佛爷吉祥。”天津警务道台王维宗也在跪着的众人里,一起磕头。

茫茫的大海上,装满南洋原木的“松涛号”轮船在波涛里航行。“松涛号”驾驶舱内,船长石松涛沉稳地操船,不时对水手发出船舵令。意气风发的唐青山站在甲板上眺望着前方。唐青山的助手鲁定山走到唐青山身后,打量着他,笑道:“大哥,大哥!”唐青山似乎没有听见,仍陷在思索中。

鲁定山凑近拍了一下唐青山,说:“大哥,想什么呢?是不是想我那个快过门的嫂子了?”

唐青山回过头,笑了,很爽快地说:“离家都快两个月了,当然想。”

鲁定山说:“那回去就快把喜事办了呗。”

唐青山道:“我爹也是这么说,不过,一回去就忙了,咱们冒着风险,大老远跑了一趟南洋,回到天津,怎么也得大干一场是不?”

鲁定山一下子来了兴致,高兴地回答:“当然,这一船的好木头,一准

会卖个好价钱。”

唐青山却说：“不，这木头咱们不卖！”

鲁定山惊讶地问道：“不卖？那咱们拉它回去干什么？”

唐青山反问他：“光靠卖木头吃饭能有什么发展？”

鲁定山琢磨着：“您的意思是——”

唐青山继续问道：“你说，这两年天津的木头为什么卖得俏？”

鲁定山答道：“那还不是因为庚子年，王八蛋的八国联军，打进天津烧了好多的房子呗！”

唐青山说：“天津卫的老百姓要盖房子，洋人扩展的租界也要盖房子，我想，与其卖木头，还不如把木头都变成房子，客户要什么样的房子，咱们就给他造什么样的房子，岂不更赚钱？”

鲁定山击腿叫好：“那当然好，这回呀，咱们也得跟那个霸道的佐藤洋行比试比试。”

驾驶台上，石松涛在喊：“青山，看这天气，马上要起大风了，这船上的木头要再扎紧些。”

唐青山仰头朝天上望去，只见远处海上乌云翻滚，阵阵海风掠来。他答道：“可不，这天真的要变了。”

鲁定山说：“大哥，你放心，有我鲁定山在，这船上的木头就万无一失！”说着，他身手敏捷地跳上山一般的木材堆上，一边招呼着伙计，一边忙了起来。

又是一个早晨，包达钦摇摇晃晃地走进青山建筑木材有限公司院子里，见两个熟悉的客户，他招呼道：“嗨，二位老板，我说呢，这些日子总不见面，原来都跑到这儿来了。”

一客户回答：“包经理，这儿的木头比你们洋行便宜，做买卖嘛，哪便宜就去哪儿呗！”

另一客户也说：“唐老板这就运来南洋的菲律宾木头，您那儿不是也没有吗？”

客户说完走开，包达钦讷然地望着他们的背影。

青山建筑木材有限公司的账房里，唐天平正在核对账目。账房先生走进门来，对唐天平说：“老爷子，佐藤洋行的包经理又来了。他问上次谈

的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？”

唐天平一下子沉下脸说：“两个字儿……不成！我们生意做得好好的，他日本洋行凭什么要收购我们？我不见！叫他回吧！”

账房感到担忧：“老爷子，您还是见一面吧，日本人在天津卫有钱有势，连官府都怕他们三分，咱们更是得罪不起呀！”

唐天平道：“怕什么，这是在中国地面上，他还能吃了我们不成？”

账房说：“老爷子，这事儿要不等青山回来再商量商量？”

唐天平说：“青山知道了更得骂娘呢！”

这时，包达钦笑眯眯地走过来，对唐天平热情拱手道：“唐老先生，这儿生意可真是火暴呀！恭喜发财！发财！”

唐天平不得已地拱手回礼道：“彼此彼此……”

包达钦说：“我们洋行的佐藤先生一直夸您这个公司，经营有方，生意兴隆呀。”

唐天平说：“承蒙夸奖，我们是小本买卖，不能跟你们洋行的大买卖比。”

包达钦上前一步，说：“这也是实在话，日本人的资金雄厚，官府又高看一眼，一般是不好比的，所以我才希望你们跟我们洋行一起做生意，一起发大财。”

唐天平立刻说：“不，不，我们怎么高攀得起呢？实在是难以从命。”

包达钦说：“唐老先生，连直隶总督都要和我们洋行合伙做生意呢，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！”

唐天平答道：“我们不图大富大贵，只求个粗茶淡饭，过安生日子，贵洋行，我们怎么能高攀呢？”

院子里，账房先生和伙计们关注地望着屋子里面。一会儿，只见唐天平摇着头走出账房，包达钦还死死缠着他劝说个不停。

包达钦威胁道：“唐老板，我们佐藤先生可是个打定了主意就一定达到目标的主儿。您要是跟他闹翻了脸，就不怕连生意也做不成了！”

唐天平冷笑道：“我们奉公守法，走得正，行得端，何怕之有？”

站在一边的伙计小声跟账房先生说：“跟日本洋行一块儿做生意，那咱们不也就成了洋买卖了吗？好事呀！”

账房先生瞪他一眼道：“你懂个屁！在生意场上，这就叫吞并！”

另一伙计忙问道：“嘛叫吞并？”

账房先生道：“就是大鱼吃小鱼，再把你拉出来，你就成了大粪屁屁了！”

又一个伙计瞪大眼说：“那可不干！快把那个姓包的撵出去得了。”

几个伙计相互挤挤眼睛，抬起一根长长的圆木冲包达钦走去，戏弄地将包达钦从唐天平身边挤开。包达钦脸色越发难看起来，说：“唐先生，我再劝您一句，错过佐藤先生的美意，您日后怕是要后悔的。”

唐天平淡笑道：“我们是有毒的不吃，犯法的不干，正经做生意，有什么要后悔的？”

包达钦铁青着脸说：“那咱们后会有期，告辞！”

唐天平拱手说：“不送！”

包达钦在伙计们的嗤笑中狼狈走出院门。

这天夜里，在天津警务道台王维宗府上，王维宗的师爷翻开文书报告道：“据缜密侦察，咱们手里掌握的，跟变法乱党分子有关系的人一共二十四个：北门里的举人何幕孔，曾经教他的学生念英国话，有变法乱党的嫌疑；估衣街绸布店的冯大礼，曾跟人说过，谭嗣同是个有骨头有血性的好汉，是变法乱党的同情分子；南门脸的刘张氏，在北京康有为家里当过老妈子，是变法乱党的嫌疑分子；东南角‘青山建筑木材有限公司’唐青山的爸爸唐天平，在饭馆喝酒时说过：日本洋行在中国地面上欺行霸市，仗势欺人，这成什么世道了，有变法乱党嫌疑……”

王维宗打断师爷的话，问道：“唐青山……是不是那个快要娶媳妇的唐青山？”

师爷回答：“就是他。”

王维宗冷笑道：“听说他那个没过门的媳妇是天津卫头号大美人呢。叫什么来着？”

师爷回答：“叫施佩珍。”

的确，施佩珍是个美丽的女子。早晨，她刚走出家门，一辆轿车便开到她的面前。西装革履的费永嘉跳下车来，打开车门，格外殷勤地说：“佩珍，请上车吧！”

施佩珍一笑，说：“永嘉，谁说要坐你的车了？”

费永嘉嬉皮笑脸地说：“我费永嘉甘心情愿给你开车，开一辈子车！”

施佩珍回答：“真拿你没办法，我去教堂，走着去就成了。”说着，施佩珍带着丫鬟翠儿走开。费永嘉赶紧开车追赶，边开边央求道：“佩珍，就给我个面子嘛。唐青山出门在外，我照顾照顾你也是应当的嘛！”

施佩珍拗不过费永嘉，无奈地笑笑，只得带着翠儿上了汽车。费永嘉好不得意，驾车驶去。天津西开教堂门口，施佩珍捧着《圣经》下了轿车，走进教堂。费永嘉紧跟着她走进教堂。施佩珍坐在椅子上，虔诚地仰望了一眼圣母马利亚像，便闭目祈祷起来。

费永嘉轻手轻脚地跟过来，不动声色地坐在施佩珍身边。

施佩珍睁开眼，发现身边的费永嘉，好气又好笑，悄声道：“你又不信天主教，到这儿来干什么？”

费永嘉悄声说：“你信什么我就信什么。”

施佩珍道：“这就不是个信教人说的话，信教是个正经八百的事，怎么叫我信什么你就信什么？”

费永嘉道：“我就是正经八百地来跟你信教的呀！”

施佩珍道：“那好，你就在圣母马利亚面前正经八百地发誓，从今天起虔诚信仰天主教。”

费永嘉真的就发起誓：“圣母马利亚，我费永嘉今天正经八百地向您发誓，我心爱的姑娘施佩珍信仰您，我费永嘉就死心塌地地信仰您！”

施佩珍气不得，恼不得道：“我对圣母马利亚说什么你也说什么吗？”

费永嘉答道：“没问题呀！”

“那好，”施佩珍看着圣母像，说，“圣母马利亚，我们真诚地信仰您！”

费永嘉也跟着说：“圣母马利亚，我们真诚地信仰您！”

施佩珍继续说：“您是我们的精神明灯！”

费永嘉继续跟着念道：“您是我们的精神明灯！”

施佩珍道：“也衷心希望您能保佑我们……”

费永嘉道：“也衷心希望您能保佑我们……”

施佩珍道：“也保佑这一刻正在大海上的唐青山……”

费永嘉犹豫，见对方在看着自己，也勉强地说：“也保佑这一刻正在大海上的唐青山……”

施佩珍虔诚地说：“请您保佑您的忠顺羔羊唐青山和施佩珍成为永不分离、一生幸福的伴侣。”

费永嘉吞咽了一口说：“请您保佑您的忠顺羔羊……费永嘉和施佩珍永不分离、一生幸福……”

施佩珍瞪了他一眼道：“你说错了！我说的是唐青山和施佩珍！”

费永嘉赖赖地说：“在天主面前我要说真心话，费永嘉和施佩珍！”

施佩珍不与他争，对着圣母像说：“圣母马利亚，您可以作证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只爱一个人，那就是唐青山！”

费永嘉也急忙跟着说：“圣母马利亚，您可以作证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只爱一个人，那就是施佩珍！请您保佑我能娶她为妻吧！”

施佩珍急了，说：“圣母马利亚，这个男人的话您不要听！”

“圣母马利亚，我的话您一定要听见呀！”费永嘉急切地说，“我是真心爱她的，这是我专门为她订做的您的纯金像，整整花了三千两银子呀！”说着，他拿出一尊沉甸甸的金制圣母马利亚像，放在施佩珍面前。

施佩珍意外地打量那尊金像道：“送我的？”

费永嘉回答：“专门为你订做的，这上面还有字呢：‘送给我心中的女神！’怎么样？”

施佩珍将金像又放到费永嘉手里，语气坚决地说：“费大哥，您这是何苦呢？这又要花一大笔银子呀！我不能要！”

费永嘉把金像递过去，说：“这算什么，为了你，倾家荡产我也在所不惜！佩珍，收下吧，这是我的一份心意呀！”

施佩珍把金像往外推，说：“费大哥，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，也不能收你的礼物。你不要叫我为难。”

费永嘉说：“这可不是什么礼物，这是圣母马利亚的像！你这样虔诚的教徒怎么会把圣母拒之门外？”

施佩珍一时无话可说。费永嘉得意地笑了。施佩珍瞅了瞅前面走动的神父，忽然有了主意。她问费永嘉：“你真的要把这金像送给我？”

费永嘉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当然！”

施佩珍又问道：“把她供奉在哪儿都行？”

费永嘉说：“你说了算。”

施佩珍于是起身，捧着金像走到神父面前，说了几句什么，将金像递到神父手上，神父惊喜地打量那金像，忙又招呼来一群神职人员传看金像。神职人员们激动地议论着。

费永嘉纳闷地望着，这时四五个神父奔过来将他围住。领头的神父喜盈盈地说：“费先生，感谢您对圣母马利亚真诚的奉献。”

其余几个神父也是七嘴八舌地说：“我们将把这尊圣母像永远供奉在这座教堂里！”

“费先生，感谢您对我们教会的支持！”

“欢迎您加入天主教会！”

“我们决定破例现在就为您举行入教的仪式。”

这时，教堂里所有的教友都对费永嘉鼓起掌来。费永嘉面对友好的笑脸和掌声，只有被动地点头。领头的神父对前面一招手，就响起管风琴的乐曲声，接着唱诗班也唱起歌来，这一群神父簇拥着费永嘉走向前面的祭台，一边为他佩上专用的袍饰。

费永嘉这时才明白施佩珍的主意，哭笑不得，可是此刻他已经被众多的神职人员围在中间，想脱身都办不到了。他不情愿但又无奈地在神父们的操纵下，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机械地进行着入教仪式。

天津港码头上，人们说说笑笑，等着迎接“松涛号”远洋轮进港。唐天平和青山木材厂的伙计们及唐家好友站成一堆，翘首远望。唐天平盼望儿子归来的心情比谁都急切，他着急地问旁边的人道：“不是说他们的船早到海河口了吗？都老半天了，怎么还没进港呀？”

伙计甲回答：“排着队呢，咱中国的船得让洋人的船先走，这世道！”

伙计乙连忙说：“别发牢骚，今儿是大吉的日子，唐老板平安归来就是福，就是老天在照应呢！”

突然，伙计丙惊喜地指着远方，高声叫道：“来了，那不是，我看见了！”

众人急忙观望：“哪儿呢，哪儿呢？”

汽笛声响，“松涛号”远远地出现了。人群欢腾起来，挤着向前拥。

“松涛号”上，经过多日风浪航行的船员们也欢呼雀跃，向岸上人群挥手。石松涛走出驾驶舱问鲁定山：“定山，快靠岸了，青山跑哪儿去了？”

鲁定山左右看看，不见唐青山的人影，忙说：“我去找找。”说着，他转身紧跑几步，顺阶梯钻下舱，一边跑一边叫道：“唐大哥！唐大哥！”

船舱里，唐青山正埋头看图纸，一支笔还比比画画的。鲁定山一头闯进来，大声地叫道：“唐大哥！你还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唐青山抬头看见鲁定山，连忙招手，说：“定山，快来看，我把咱们新厂房的设计又修改了一下！”

鲁定山扑上前夺过唐青山手中的笔扔到桌上，兴高采烈地道：“哎呀，大哥，都什么时候了还看图纸？船进港了！要靠岸了！到家啦！”

听了这话，唐青山也兴奋起来：“哟，进港啦？这么快！走，回家喽！”说着，他急忙收起图纸，跟着鲁定山跑出舱。

在欢快的汽笛声中，“松涛号”离岸越来越近。甲板上、岸上，欢呼声、招呼声连成了一片。石松涛站在甲板上望着码头，高兴地说：“来接咱们的人真多。这一趟，大伙都辛苦了，回去好好歇歇！放你们十天假！”

话音刚落，船员们齐声欢呼起来。石松涛又笑着拍拍唐青山的肩，对他说：“青山，你爹一准儿在码头等你老半天了。”

鲁定山在一旁正拿着望远镜看岸上，听到石松涛的话，连忙接过话茬道：“可不是！大哥，快看，我唐大爷就在那儿呢！”

唐青山一把抢过望远镜，向岸上注望。从镜头里，他看见了父亲和伙计们，高兴地笑了。

鲁定山问道：“我那没过门的嫂子也来了吧？”

唐青山没有回答，只是着急地移动望远镜继续搜索人群，遇到妇女就定住，试图找到施佩珍。半天，他也没找到施佩珍，他放下望远镜，有点失落，喃喃道：“说好了来接我的嘛——”

鲁定山连忙安慰他：“人家是要过门的新媳妇了，哪好意思抛头露面？兴许，她在家等你呢！你呀，赶紧下船，早点去看她。”

码头上，唐天平一群人说笑着，唐天平乐得合不拢嘴，冲着唐青山的方向挥手，大声地叫道：“青山，我看见你了！”

紧挨着他们的另一堆人，是石松涛的家人，他们也是赶到码头来迎接“松涛号”远洋轮归来的。石松涛夫人抱着幼子石正远小声哄着，一个家人把长子石清远架在脖子上，欢快地说：“快看，快看，你爹回来了！”

小石清远在家人的脖子上拼命地动胳膊动腿，用清脆的童音叫道：“爹！爹！”

“松涛号”船稳稳地靠上码头，船员抛锚，放船板。石松涛、唐青山和众水手下了船，岸上亲友纷纷围上前来，一时之间，叫“爹”、叫“兄弟”、叫“孩子”的喊声响成一片。

唐天平双手抓着儿子的胳膊，激动地上下打量，连连说：“几个月不见，黑了，瘦了！孩子，你辛苦了！”

唐青山胳膊一使劲，鼓出疙瘩肌肉，笑道：“没事，爹，您瞧，壮着呢！”

唐天平就势一拍儿子的胳膊，说：“还没事呢！听说你们遇上大风浪了！我这心呀，就一直悬着！”

唐青山说：“风浪倒真遇上了几次，跑这么远海路，我也是第一次见识了什么叫狂风巨浪，幸亏有石老板在，才化险为夷！石老板驾船经验丰富、处事果断，这一路上全靠他了！”

听了这话，唐天平连忙向正跟两个儿子亲热的石松涛作揖道：“多谢石老板！多谢石老板！青山木材厂的发展，全仗石老板鼎力相助，我唐家感激不尽！”

石松涛回礼道：“老爷子，您这话就见外了！前些年我石松涛倒霉的时候，还不是你们一家救了我。青山聪明能干，办厂有方，我理应助一臂之力。听说青山回来就要成亲了，儿媳妇也是天津卫有名的贤淑女子，我这儿先给您贺喜了！”

唐天平听着，不由得喜笑颜开，连忙说：“谢谢！谢谢！过几天，请您来喝喜酒。大家都来啊！”

石松涛高兴地回答：“当然要来！当然要来！”

就在返航归来的人们和家人欢聚的时候，码头附近的一个塔楼上，佐藤和包达钦，正通过窗户窥望着码头上的一切。佐藤阴沉着脸问包达钦：“包先生，知道唐青山运来的这些木头是干什么用的吗？”

包达钦回答：“盖房子呗。”

佐藤冷笑一声，说：“哼，怕是要用来做我们的棺材吧！”

包达钦吓一大跳，惶恐地望着佐藤，忙说：“请您放心，进棺材的一定是唐青山！”

佐藤冷笑道：“以前你也打过保票，一定能收购青山木材厂的，可是结果如何？”

包达钦脸红道：“这一次，我发誓，一定要置唐青山于死地！”

佐藤点点头，说：“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。”

包达钦回答：“您就瞧好吧！”

佐藤说：“那好，你去吧，我等你的好消息！”

包达钦冲佐藤鞠个躬，离去。

这时，一辆老爷车驶向码头，老远就鸣喇叭，人们躲闪到一边。费永嘉从车上走下来，分开人群，亲热地高声叫道：“唐兄，唐兄！我来晚了！惭愧，惭愧！”

唐青山正扶着父亲上马车，看见费永嘉，很高兴地说：“不晚，不晚！你是个大忙人，还亲自到码头来接我，我知足了！”说完，他又和车上的父亲打招呼道：“爹，你们先走，我一会儿就回。”

唐天平点头道：“等你回来吃饭！”

老人又高声冲着费永嘉说：“永嘉，过两天是青山的大喜日子，你得帮着操心啊，来喝喜酒！”

费永嘉也大声回答：“您放心，我们哥俩是什么关系，能不来吗？”

唐天平冲他们挥挥手，驱车走了。费永嘉走向唐青山，连连说：“抱歉，抱歉，生意上的事太忙，好不容易才脱开身，急得我一路上开快车，差一点翻到沟里去！”

唐青山说：“咳，你这么忙，我去拜访你也一样。”

费永嘉道：“哪能？你一走就几个月，我能不来吗？一路上还好吧？”

唐青山忙答道：“好！好！唐某有这么好的朋友惦记，老天爷能不多照应点吗？都挺顺的。多谢了！”

费永嘉四下看看，问：“咦，佩珍没来接你？早几天，她就嚷嚷要来。”

唐青山说：“也是呀，她跟我说过要来接的，可现在还不见人影。”

一个少年模样的人从唐青山身后钻出来，说：“谁说我没来？你一下船，人家就跟在你后头，哼，你就是不回头！”

这个少年正是男装的施佩珍，她摘下礼帽和墨镜，笑盈盈地站在他们面前。唐青山和费永嘉都吃了一惊。唐青山喜出望外地抓住施佩珍的手道：“佩珍！佩珍！你让我好找哇！”

施佩珍娇嗔道：“今儿你是众星捧月，哪能看见我？”

唐青山凑到施佩珍耳朵边，小声说：“小精灵鬼，亲我一个？”

施佩珍不好意思了，脸一下就红了，含羞说：“别，别，好多人在看呢！”一边说一边想把小手从唐青山的大巴掌中抽出来。

唐青山不放手，继续逗她说：“反正你穿着男装，瞅着就跟我小兄弟似的，咱们兄弟久别重逢，抱一下吧？不算‘男女授受不亲’，来，我抱抱！”

施佩珍吓得用另一只手打了唐青山一下，使劲挣脱了他的怀抱，说：“去了趟南洋，就学得没正经了！”

唐青山含笑不语，又拉回施佩珍的双手，两人激动地相视，亲热地说话，一时忘了理睬费永嘉。费永嘉在一边看着，嫉恨交加。

混在人群里的包达钦打量着嫉妒地瞅着唐青山和施佩珍的费永嘉，若有所思。费永嘉实在看不下施佩珍与唐青山这般的亲热，他强打起精神，笑道：“哎，哎，你们当众就打情骂俏呀？我还在这儿站着呢！”

施佩珍冲他扮个鬼脸，说：“你还有理呢，这么晚才来接师兄，罚站！”

费永嘉酸酸地说：“还没过门儿呢，就护着他！我也是你的师兄呀！”

唐青山想起来什么，说：“对了，永嘉，我有礼物给你。”说着，他招呼船上的伙计把礼物搬来，拆开包装，是一个精致硬木雕的菩萨像。

唐青山说：“一点儿心意，不成敬意，菩萨保佑你生意兴旺，万象更新！”

施佩珍跟着说：“早娶佳人，生活美满！”

费永嘉接过礼物，心情复杂，看一眼施佩珍，说：“谢了！谢了！佩珍，这么快就夫唱妇随了？早了点儿吧？唐兄，你和佩珍现在风光得很哪！都成了天津卫的知名人物喽！”

唐青山笑笑：“哪儿的话，我是个生意人，知名二字从哪儿说起呀？”

费永嘉拿出张报纸给唐青山看，说：“噯，整个天津卫都知道唐家要办婚事了呢！这些天连大人哄孩子都说‘听话，过两天去唐家要喜糖吃！’怎么不是知名人物？”

唐青山看罢报纸，对施佩珍说：“这也忒夸张了！”

施佩珍说：“伯父还不是想把婚礼办得热热闹闹呗。你不高兴？”

唐青山欢喜地看着施佩珍，说：“我当然高兴，连做梦都梦见跟你拜天地呢！”说着，他突然在她脸上亲吻了一下，施佩珍顿时红了脸，喊道：“你好坏！好坏！”

鲁登山和众伙计拍起巴掌叫好。她拿拳头欲捶打唐青山，唐青山躲闪，两个人围着费永嘉嬉逗着。费永嘉强作笑脸。

夜幕降临了，费永嘉和唐青山、施佩珍两人分手后，独自一人喝了顿闷酒，又醉醺醺地进了法租界的一家赌场。包达钦悄悄地跟着费永嘉，观察他的动静。